

迷药

【墨西哥】詹妮弗·克莱门特 著

匡咏梅 译

一个字可以是一把刀

一滴眼泪可以是一把剑

优美而极简的诗小说

每一行都如歌可诵

每一页都如画触目

于幽明的墨西哥魔幻现实中

触及灵魂的崩坏

013033264

I731.45

11

**The Poison
That Fascinates**

Jennifer Clement

迷药

【墨西哥】詹妮弗·克莱门特 著

匡咏梅 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639578

I731.45

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药/(墨)克莱门特(Clement, J.)著;匡咏梅

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339-3593-1

I. ①迷… II. ①克… ②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墨

西哥-现代 IV. ①I7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25911 号

原书名: The Poison That Fascinates

作者: Jennifer Clement

Copyright © Jennifer Clement, 2008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9-67 号

迷药

作 者: [墨西哥]詹妮弗·克莱门特

译 者: 匡咏梅

责任编辑: 曹 洁 郭贤路

特约策划: 尹晓冬

装帧绘图: 友 雅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印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出版日期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字数: 149 千字

印张: 7

插页: 6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593-1

定价: 29.00 元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① 切萨雷·龙勃罗梭(1835—1909),意大利精神病学家、犯罪学家,人称“犯罪学之父”。古格列莫·费雷罗(1871—1943),意大利历史学家,龙勃罗梭的女婿。两人合著了《女性犯罪人论》一书。

- 女性罪犯身高比普通妇女矮;相对于其身高而言,妓女和女性谋杀犯体重比正派妇女重。
- 妓女的小腿比正派妇女粗。
- 女贼,尤其是妓女,其颅容量和颅围比正派妇女小。
- 女性罪犯的头发颜色比普通妇女深。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妓女。不过,某些研究表明,妓女中金发和红发的比例等同甚至超过于普通妇女。
- 普通妇女中比较罕见的灰发,在女性罪犯中的比例通常要比普通妇女高两倍还多。另一方面,在年轻女罪犯和中年女罪犯中,相比于普通妇女,秃头非常少见。成年女犯通常有明显的皱纹。

——摘自切萨雷·龙勃罗梭和古格列莫·费雷罗①所著的《女性犯罪人论》(1893)

1	01_页码单
2	02_她喜欢收集案例,尤其是女性犯罪
10	03_利马罗莎孤儿院
20	04_关于墨西哥城的记忆
29	05_东西都挪了地方,艾米丽开始担忧了
37	06_女明星的兄妹轶闻
48	07_圣地亚哥终于来了
56	08_这把钥匙打不开这扇门
67	09_当“小日本儿们”异口同声时
77	10_保护狼群
86	11_箭镞
90	12_艾米丽并不甘心服从。这是场“可怕的爱恋”。
	参见:《可怕的爱恋》,勒诺·E.沃克尔著。
98	13_蝎子蜇了希波里特的那一天
103	14_缔结在响尾蛇、狼群和猛犸化石间的婚姻
111	15_“纪念艾米丽,托马斯·J.爱德华的爱妻, 1897年3月3日逝于帕丘卡,年方三十。”
122	16_人们失踪时发生了什么
130	17_哦,她在云中漫步
143	18_悲伤的一天,悲伤的一章
151	19_探访神灵
163	20_108页,一个迷失在丛林里的孩子
171	21_脚把裂缝踩,妈妈背折断
180	22_“可怕的爱恋”
188	23_更多“可怕的爱恋”
197	24_阿加塔院长竟然说:“我从来没骗过你。 不过,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说实话。”
206	25_她在花上走
214	26_穿上他的衣服

页码单

第 4 页,非常平和。

第 13 页,一件剪碎的衣服。

第 34 页,墨西哥城的四月。

第 76 页,甜瓜的芬芳。

第 83 页,一处庇护之地。

第 100 页,南纬三十度。

第 108 页,一个森林里走失的孩子。

第 123 页,一个森林里发现的孩子。

第 124 页,一个森林里发现的不冷不饿的孩子。

第 185 页,一把刀。

百科全书和辞典养育了爱米丽·尼尔。她喜欢收集各种事实。她知道,她可以在地图上旅行,她可以在小说里迷情。

她知道,她可以在书中杀掉某个人。

她喜欢收集案例， 尤其是女性犯罪

爱米丽通晓各方神圣^①——铅笔之神、截肢者之神、登山者之神、马戏团演员之神，还有千里眼之神。她知道，圣奥迪丽娅能治好盲人，大卫神是鸽子们的守护神。

墨西哥，每天都要纪念很多神。

沉船和断骨之神。

失物之神。

忘了晚间祈祷的女孩之神。

每天早上，很多墨西哥的电台和电视台，除了播送天气预报和交通实况，还要播报当天要纪念的神。

倒霉之神，专给那些命运不济背时背运的人设计的。

阿加塔院长把这些关于神的知识传授给爱米丽。院长认为，倘若

① 墨西哥文化崇尚万物有灵论，Saint 这个词有多种含义，可以是圣人、圣徒、保护神、守护神、主保圣人、人、神圣等等，每个圣人都有大量的传说故事。

人们对神有所了解，他们就能帮你逢凶化吉。每天都是纪念日。4月19日，院长要为匆匆之神庆祝；4月23日，她又要为绣花人之神庆祝。她还说，自己当了修女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学习圣徒知识，传授圣徒们的生平事迹。

阿加塔院长是个粗手大脚的女人。一双大手，大多数东西根本无须两只手拿。她身上穿着日常的修女服，看上去就是个大号的天使，能给站在边上的人遮阴蔽日。孩子们都想攀上这棵大树，攀上她躯体上的大小树枝。她身上有股木头和树皮味，像鳄梨树的味道。

认识她的人都这么想，她当了修女，那是因为没有男人能爱上这样大号的女人。没有男人能丢得起这样的人——为了娶她，还得做上一张大床和一把大椅子。

爱米丽想，男人在她的臂膀里也许会不知所措。

阿加塔院长去市场买东西，向来不拿购物袋。右手托六个鸡蛋，左手托五个西红柿。

院长住在墨西哥城的利马罗莎孤儿院。这座孤儿院始建于二十世纪初，创始人是爱米丽的曾祖母。当时招募了一些修女、教师和看护来帮忙，起初只收矿工家庭的孤儿。过了几十年，无论背景，只要是孤儿，孤儿院都会接收。

爱米丽每周都到孤儿院工作几天。这是他们家的传统。她的曾祖母、祖母和母亲都在孤儿院里做义工。对母亲，爱米丽没有什么印象，不过，父亲告诉她，阿加塔院长就是母亲招聘过来管理孤儿院的。

“有一天，你妈妈回到家，”爱米丽的父亲说，“说她招到人了。好几个星期，她都在面试别人，想找个合适的。等到见了阿加塔院长，她说

她总算找到了个靠谱的人。这个人能胜任院长的职务，扮好母亲的角色。她说，那个女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一个人不能靠伤害别人来减轻自己的痛苦。”

多亏了阿加塔院长，爱米丽才知道，这句话是圣人安布鲁斯说的。圣安布鲁斯是蜜蜂们的守护神。

阿加塔院长说，她是那种能把鹅看成是天鹅的女人。“我喜欢不完整的東西。我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完整的，”她说，“我所有的茶杯也是坏的。管他什么东西，我才不会去修理呢。”爱米丽心想，阿加塔院长是个活着的奇迹。她言事摹物都是这么说的，“你可以摩擦字词去生火”，“字词不仅仅是事物的外衣”。

爱米丽的父亲管阿加塔院长叫“巨人”。他用意友善，因为他非常喜欢她。人人都喜欢她。孤儿院的孩子们开始还害怕她，很快，他们就知道她是一棵树，一堵墙，一座能留下影子的教堂。

爱米丽出生在5月22日，圣丽塔的纪念日。这位圣人会让人联想到她所庇护的流血和绝境中的人们。

爱米丽由父亲独自带大。父亲少言寡语，矜持拘谨。小时候，爱米丽就是那种孩子——一个人在小花园里坐着，不是看虫子看好几个小时，就是用花园里的水管造出一条河来；要不就是绕着屋子溜达，心里头自言自语；要不就是花去整个下午整理厨房里的抽屉；要不就是在连环画上写写画画。像所有不合群的孩子那样，她会把一本书反反复复读上很多遍。尽管还是个孩子，她却喜欢读百科全书和年鉴。她喜欢阅读人们的生活，喜欢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例。以前，她经常和父亲比赛，看谁能最先从书中找到最好玩的统计数字或故事。《吉尼斯世界纪

录大全》是爱米丽最喜欢的书之一。

爱米丽读的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，一周到孤儿院工作若干次。在大学里，她学习历史，做的论文就是关于圣徒们的生平事迹。她还保持着童年时代对陌生信息的热情，喜欢默记很多学科中的事实。

爱米丽读到，1486年，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神庙，一次仪式上就有两万人的殉。她知道很多科学发现。她知道盐的成分是钠和氯。

她知道这些事情：

泰坦尼克号最小的幸存者是米尔文娜·迪恩，当时只有八周大。

剪刀的部件叫剪口、剪片、剪把、剪柄、剪钉。

安德烈·维萨里^①发现，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目一样多。过了七十岁，人可能会多长出一根肋骨，通常来说，这种状况发生在男人身上的几率要比女人多出三倍。

1816年，艾萨克·牛顿爵士的一颗牙以两千多英镑的价格出售，买到它的那位英国贵族将这颗牙镶在了一枚戒指上。

听诊器传达出身体内部的声音，每次心跳传出两声。

毛发最多的女人叫朱丽娅·帕斯托娜，1834年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印第安部落。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覆盖着毛发。19世纪50年代，她被带到世界各地展览，1860年死后被制成了标本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挪威和丹麦展出过。

声音用分贝测量。人所能听到的最轻的声音是0分贝。树叶沙沙

^① 安德烈·维萨里(1514—约1564)，著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，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。

响的声音是 10 到 20 分贝。轻声说话的声音是 20 到 30 分贝。

她的血型是 RH 阳性 A 型。

爱米丽收集事例,好比人们收集邮票、硬币和石头。除此之外,她还喜欢读神秘故事、侦探小说和谋杀案报道,尤其是女性谋杀案报道。卧室的书柜里有她的两个大本子,上面集满了各种关于妇女犯罪的报道。爱米丽知道,大多数杀人的妇女都是“黑寡妇”^①和“药杀者”。为了钱财、为了复仇、为了“仁慈”、为了“当英雄”,她们都会去杀人。其中大部分都是温和的杀人犯,喜欢用毒药杀人,不愿冒身体接触的风险。

阿加塔院长认为,爱米丽对谋杀行为的爱好不太正常。

“你就是喜欢那些邪乎的事儿。我可真就纳闷了,”一天,爱米丽坐在孤儿院的厨房里喝咖啡,阿加塔院长说,“为什么现在闹得我也跟你一样了!”

“我只是想弄清楚,”爱米丽应道,“我只是觉得很有趣——这些都是故事,都是历史事实。不管怎么说,我就是想看看我内心深处到底是哪个法医呢,是个侦探呢,还是个罪犯。……”她笑了。

爱米丽博览群书,这些书告诉她,女性罪犯一般会采用茶杯、水盆、抽屉和顶针当武器——总之是可以藏毒药的地方。她还知道,一个字可以是一把刀,一滴眼泪可以是一把剑。

① 一种具有强烈神经毒素的蜘蛛。雌性性情“歹毒”,甚至会吞食自己的“丈夫”。这里是比喻的用法。

“你根本没必要弄清楚，不清楚不也长这么大了嘛。反正，有教养的人都是搞不清楚谋杀的。”阿加塔院长边说边给自己倒了杯咖啡。

“你清楚吗？”爱米丽问。

“我就知道一点，没什么事儿是人不能干的。说背叛就背叛，特定场合下，说杀人就杀人。有时候我想，历史就是对杀人的回忆。”

阿加塔院长每天早晨都会把报纸翻个底朝天。从桌上的玻璃罐子里掏出剪刀，把谋杀报道和有趣的事情裁下来再转交给爱米丽，年复一年，从不间断。爱米丽卧室梳妆台的抽屉里，这样的剪报堆成了一大堆，时间久了，不少都发黄变脆了。

阿加塔院长叹了口气，递给爱米丽一张修剪齐整的剪报：“我想你会喜欢这条的。登在昨天的报上，我给你留下了。老实说，我知道你会喜欢这条的。说的是一个修女杀了另一个修女的事儿。”

“多有意思啊……”

“这事儿很奇怪，你不觉得吗？一个女人杀死另一个女人。我可不记得以前读到过这样的东西。想想，她可是上帝的女儿啊！”

“女人杀女人的事儿很多，这不稀罕。那修女为什么杀人，报上说了吗？”

“说了，那个修女自己交代了。你拿去自己看吧，”阿加塔院长把手像杯子似的窝起来，拢着嘴说，“这儿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修女受到骚扰了，被人又捏又摸的，受不了。理由非常好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案例

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可以判决死刑的罪行：特别情况下的一级谋杀；叛国罪；造成死刑的伪证罪；破坏铁路罪。

路易莎·皮特，本名洛菲·路易丝·普雷斯勒，后更名为“安娜·李”。她想把名字改得像明星那样有魅力。

“安娜·李”讲了些离奇的经历。过于不可思议，简直让人没法相信。无法想象，居然还能有人编出如此荒唐的故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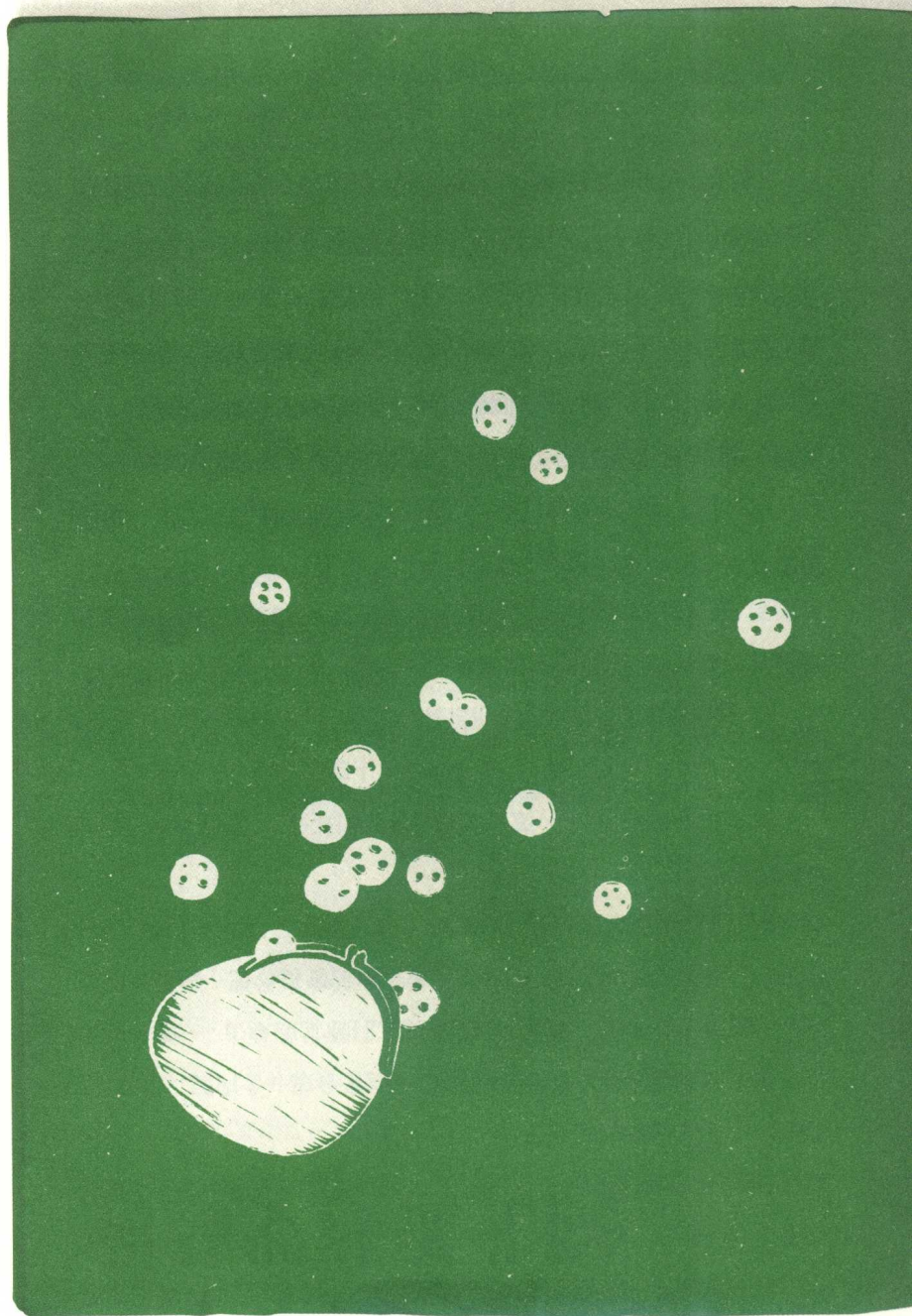
她说，她的一个至爱失踪了，因为他和一个“西班牙长相的女人”吵了一架，那女人用剑把他的胳膊切了下来。后来她又改口说，实际上切下来的是他的腿。他躲到隐秘之地疗伤去了，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软弱。

她说，她的另一相好失踪了，因为他迷信自己是瓦尔特·雷利爵士^①投胎转世来的，所以要去伦敦生活。“安娜·李”声称，那个相好喜欢假定她的房子是一艘船。

克林顿·达菲，圣昆丁监狱的看守，如此描述“安娜·李”——“纯真甜美的气质中裹着一颗冷冰冰的心。”

警察在她的证物中找到一只孔雀蓝丝绸钱包，里面有数十个白色的纽扣。这些纽扣都是她从受害人的衬衣上剪下来的。

^① 瓦尔特·雷利爵士(1552—1618)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诗人、探险家、历史学家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。著有《世界史》一书。



利马罗莎孤儿院

“小日本儿们”到孤儿院的那天，爱米丽发现家里有了些不同寻常的变化。有那么几个晚上，她觉得自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还听到有人小声说话，压低嗓门哼哼的声音。

她看到自己用的垃圾桶里有一只香蕉皮。

爱米丽还发现，有些东西位置也不对了：厨房里，汤羹不在汤羹的抽屉里，跑到刀叉抽屉里去了。

不去大学的早上，爱米丽就去孤儿院。为了纪念佩德罗·罗梅罗·特尔雷罗斯，尼尔家族的人创建了利马罗莎孤儿院。那位大人物是从事采矿业的生意人，同时也是位慈善家。1710年生人，出生在西班牙的卡塔赫纳^①，死在墨西哥。他和他的致富故事广为流传，至今不衰。爱米丽的曾祖母着迷于此，看到那位富翁曾立下规矩，把银矿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建造孤儿院，她就下决心尼尔家族也要如此效法。

^① 卡塔赫纳，西班牙穆尔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，位于地中海沿岸。

孤儿院建在一座 17 世纪的殖民地建筑里，就在土狼区^①靠尼尔家宅子不远的地方。最初，这儿曾是座咖啡仓库。尼尔家买下这座房子时，咖啡仓库已经废弃多年了。可是，无论他们怎么洗刷，房子里还是有股挥之不去的咖啡味。

孤儿院是幢两层的方形结构建筑，围起来合成一个内院。当年，这种样式的房子并不多。现在，二楼是孤儿们睡觉的地方，一楼是办公室、教室、厨房和阿加塔院长的住处。爱米丽的曾祖母把一块黑铁制成的匾额挂在孤儿院的进门处，上书“**每个孩子的家。利马罗莎孤儿院。1905**”的字样。

阿加塔院长说，她认为孤儿院的名字恰如其分。“这位圣徒，”她解释说，“拒绝嫁人，为此还专门用胡椒擦脸，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招人。”

孤儿院的内院中心，有个圆形的石头小喷泉，上面贴着蓝白相间的塔拉维拉瓷砖^②。石头上刻着素朴的十字架，周边环境着简单的葡萄叶图案，这下边，有个喷水口，水就从那里流出来。内院的围墙刷成深蓝色，门廊和窗户则分别刷上黄边。

爱米丽来到孤儿院的时候，正赶上两个新孩子送进来。他们是堂兄妹，一个叫玛利亚，一个叫希波里特。玛利亚九岁，希波里特十岁。他们长得像东方人，初次见面，孤儿院的小孩儿们立马就给他们起了绰号，管他们叫“小日本儿们”。小孩儿们说，玛利亚长得很像日本花生包装纸上的女人。

玛利亚和希波里特还有他们爹妈一起，开着一辆运货车，从普埃布拉^③

① 土狼区，又译“科瓦坎区”，艺术气息浓厚，如同巴黎的蒙马特、纽约的格林威治村。

② 塔拉维拉，墨西哥中南部普埃布拉州一小城，墨西哥最著名的工艺品生产地，盛产瓷砖。

③ 普埃布拉，墨西哥中南部普埃布拉州的首府。

运送玉米到墨西哥城，堂兄妹两人坐在货车后边的玉米捆中间。迎面开来一辆银灰色宝马，驾车人是个有名的政客。宝马车以每小时 140 公里的速度冲过来。躲闪不及，两车相撞，堂兄妹的爹妈双双身亡，小孩儿们被甩到马路上。虽说伤得不轻，两条小命还是保住了。

玛丽亚和希波里特坐着医院的救护车抵达孤儿院。猛地看上去，两个孩子怪里怪气的。最初几分钟，没人敢和他们说话。每个人都盯着他们看。有些小孩捂着嘴。阿加塔院长静静地站着，老长的胳膊吊在身体旁。

“小日本儿们”看上去怪里怪气，那是因为身上穿的衣服样式古怪。裤子只有一条腿，上衣没有袖子。希波里特只穿着一只鞋，没穿鞋的脚上，套着一条白色短袜。玛丽亚的上衣用一根绳子固定在腰上，右边的衣袖松松垮垮的，从灰毛衣肩膀处耷拉下来。大家花了半天工夫才明白，他们的衣服被裁去一块是为了方便打石膏。

阿加塔院长看到两个孩子，心急得不得了。她不是从站的地方走过去，而是三步两步跳过去，哆哆嗦嗦的，两只大手差点就碰到两个孩子身上了。不过，她没碰他们。没人想碰他们。

爱米丽怕他们一碰就碎了。

阿加塔院长赶紧为断骨之神——斯坦尼斯罗斯·科斯特卡——点上蜡烛。

玛丽亚和希波里特没完没了地互相亲着碰着。打着石膏，他们没法拥抱，没法伸手。爱米丽心想，看来，他们只能共同分担痛苦了。曾经熟悉的生活就剩下彼此，彼此就是全部。在彼此的眼睛里，他们才能看到彼此的父母。